

在庫班的田地上

——一個拖拉機隊長的自述——

И. 夏茲克著 徐 樸譯 徐亞倩校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在庫班的田地上

——一個拖拉機隊長的自述——

И. 夏茲克 著

徐 樸 譯

徐 亞 倩 校

中華書局出版

— * 版權所有 * —

在 庫 班 的 田 地 上

——一個拖拉機隊長的自述——

◎定價人民幣三千六百元

譯 者：徐 樸

校 者：徐 亞 倩

原 書 名 На полях кубани

原 作 者 И. Шацкий

原書出版處 Профиздат

原書出版年份 1953年

出 版 者：中 華 書 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西 總 布 胡 同 七 號

印 刷 者：文 明 書 局 印 刷 所

上 海 西 康 路 337 弄 106 號

總 經 售：新 華 書 店

分類：文藝

編號：26431

54.9，瀘亞，46頁，51千字J 787×1092，1/32開，2—7/8印張

1954年9月上海初版

印數1—6,000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二六號)

在庫班的田地上

目錄

一 生活的大道	一
二 田野上出現了機器	六
三 「遊牧生活」該結束了	一一
四 和平勞動的歡樂	一四
五 成長	二二
六 爭取豐收的奮鬥	二六
七 客人	三一
八 真正的人	三九
九 我們的規模	四三
十 我們怎樣工作	四八
十一 通信	六五
十二 在捷克斯洛伐克	七六
十三 向新的勝利前進	八三

人創立國家，人創造時代。

——高爾基——

一 生活的大道

我是去參加十九屆黨代表大會的，過不了幾天，就能見到親愛的斯大林啦。

我一點兒也沒有睡意。說也怪，這一夜火車上的光景，使我覺得真像大節日的前夜：車箱中誰也沒打瞌睡，每個人臉上都顯出揚揚得意的神情；旅客們的談話，總離不開莫斯科，顯見得每個人的心裏，都各自有許多關於首都的再快意不過的回憶。

已經是半夜了。從擴音機中傳來悅耳的克林姆林宮的鐘聲。車輪輕輕地頻頻地碾擊着鐵軌，火車飛也似的奔馳，一路向北方進發。同車的旅客們都睡下了，車廂中的聲音沉靜了，可是我還不想睡。

我從旅行包中取出了筆記本兒，又唸了一遍。到了莫斯科，準有人要問我的工作隊是怎樣工作的。記得在出發之前，我隊的拖拉機手們一知道要召開十九屆黨代表大會，他們馬上不約而同的來到了俱樂部。這些人我全都瞭解：他們誰也不比我差，誰都是我的忠實的同志。他們跟我曾經一同走過這樣一條長長的道路——生活的大道。

我的工作隊通過了一個決議：要在十月一日以前完成本年度的工作，作為我們對十九屆黨代表大會開幕的獻禮。

多光榮的人們，多忠實的朋友！他們討論到大夥兒承擔的任務的時候，情緒是多麼興奮，多麼熱烈。在他們每個人的心目中，集體的榮譽這回事，和個人的榮譽是絕對分不開的。在一塊兒工作的那些年頭中，隊員們在各方面都樹立了出色的榜樣：例如自覺的勞動態度，無限的愛國熱忱，空前的同心協力。

他們對十九屆黨代表的諾言是光榮地履行了：拖拉機手們節約了將近六噸多的燃料，每公頃鬆土的耕種成本減低了不少，總共節約了三萬盧布。

米哈依洛夫拖拉機工作隊所耕的土地，收穫量增加得最多。一九五二年，他們在將近一千公頃的耕地上，每公頃打了一百五十五普特的穀類。

我想想過去，想想將來，又想到了就要在莫斯科會見的人們，許許多多念頭在心中打

轉，這一夜怎麼能够闔得上眼！

從車窗中望出去，可以看到四散的村落中有一簇簇燈火。這些個村落差不多都建立了發電站了。

我還只是孩子的時候，有這麼一個人，他的名字是爲全體勞動人民所尊敬的，他坐在一張燈光暗淡的寫字台上，懷着不屈不撓的意志，寫成了「全俄電化計劃書」。想到這兒，我的念頭不由自主地又飛到了很遠的過去了，我孩子時代的情景一幕幕生動地活現在我的眼前。

明朗的陽光滿照着我家的小園子，母親正在摘下成熟而多汁的櫻桃，土鉢中的櫻桃越堆越高了。我記得那天正是星期日，當時我這麼想：母親準會煮蜜餞的，末末了兒呢，我們又可以痛痛快快吃一頓了……

這孩子時代快樂的一幕過去了，接着而來的又是另一幕陰沈沈的，令人悵鬱的光景。

當時，不知發生了什麼無法避免的可怕的事兒，全村子變得靜悄悄的，人們全都不言不語，一個個愁眉苦臉的。校場上有新兵排成隊伍在那兒操練，還唱着那些淒涼的歌子。

那時，在我一生中第一回聽到了「戰爭」這個字眼兒，它的可怕的含意我可還沒有懂得澈底。但是我已看到父親的臉上消失了笑容，母親的眼眶裏滿含着淚珠。接着又發生了一件

不幸的事——我家唯一的那匹馬病死了。村裏財主柳托夫又逼着父親討債，要他立刻還清，因此母親就不得不到一個哥薩克人的農場上去幫傭。

地裏正忙着收割。在地裏活最忙的當兒，我家接到一張徵兵的通知單，這一張不祥的小紙條兒不知藏着多少令人難受的悲哀。

父親上了前線。他打那兒寫來了好幾封信，信上所寫的話多半是叫人沒法寬慰的，所以母親每回念起信來，總不免要哭一陣子。我家光景原就不強，這會可完全垮了。大哥不得不輟了學，也跟成年人一樣下地幹活；我是全家最小的一個孩子，母親決意怎麼也得讓我去上學。她對近鄰這麼說：「我們至少得把他一個教養成人。」

過了一年，我被送進了學校。

父親不在家，事情越來越糟。

出乎意料之外，父親打前線回來了，他不但活着，而且一點兒沒受傷。可是回來的彼得·夏茲克（我父親的名字）已不再是早到前線去時的那個樂天派的彼得·夏茲克了，他的兩頰凹陷了下去，眼裏閃着狂熱的光。戰前，父親是個愛好勞動的快活人，可是他在戰爭中似乎失去了笑的本能，就是他最愛好的地裏活兒，幹起來也挺不帶勁似的。每天晚上，他不知上哪兒去了，直到深更半夜，我們已經睡着之後他才回來。打那時候起，家裏也常常有

許多陌生人來，他們談到革命，談到白軍的進攻，還常常提起「列寧」這個當時我還不熟悉的名字。

在一個秋天的黑夜，父親離開了村子，又丟下了我們幾個。提心吊胆的日子好像沒完沒結似的。沒多久白軍進了村子，他們吩咐母親到隊長那兒去。我們僅有的一點糧食也全都給他們搶去了。

我們過的日子盡是淒淒涼涼的，一點兒沒有樂趣。記得那時已經到了深秋，天很早就黑了。約莫六點鐘全家就都睡了。有一天，大家睡得正熟，忽然有人敲窗，母親拉開了窗帘問：「誰呀？」

「夏茲克家是不是這兒？」

「是呀，」

「那請你開開門，大媽。」

進來了一個高個子、長着黑鬍子的人，他的軍大衣還在滴下水來。母親點上了煤油燈，在安上玻璃罩子的時候，她的手直打哆嗦。來的人坐在方櫈上，臉色非常陰沉，他給我們帶來了傷心的消息：

「死了，死了，真是個英雄，在一次偵察中……在一個別斯蘭的小鎮上……」

母親再也支持不住，一下便栽倒在牀上。我怎麼也不能相信：這個世界上會沒有了我的父親，他那粗壯的兩臂會不再擁抱我了，他那黝黑的臉兒會不再現出微笑來了。

不久，我就到牧人拉高特那兒去當牧童。村子裏駐紮着白軍，學校空關着。母親一邊打點我出門，一邊流着淚對我說：

「華紐沙，有什麼辦法呢，要曉得，讀了書，活不了命，科學不會給你麵包的啊。」

這麼着，我結束了我的童年。那個時候我還不瞭解：父親這一代流的血，會給我們打開一條生活的康莊大道。

……火車開進了車站，在車站建築物的牆上，我看見一幅大字標語：「以新的勞動勝利來迎接十九屆黨代表大會的召開！」

二 田野上出現了機器

我們蘇維埃人應該常常將過去和現在來比一比，這麼着，我們才能真切地感到三十五年來人們的命運是起了怎樣一個巨大的變化。

我們祖國走的是一條光輝的大道，黨幫助我們安排了個人的命運，使我們的生活得到幸福和快樂。我們從「沒有」到宏偉的新建設，到大自然的改造，跨進一個充滿偉大事蹟和英

勇創舉的新時代。

二十多年前，我們村子裏組織了集體農莊。那時我還只是一個二十歲的小伙子，也加入了農業組合，當一名趕車的。

春天快要到了，鐵鋪裏從早到晚傳出打鐵的聲音，全村爲了近在眼前的春耕作着準備。

鐵匠正忙着焊馬犁，打鐵耙，修理四輪車。

草原蘇醒了，南風吹來，從遼闊的草原上，帶來了大地的暖和的氣息。

集體農莊莊員們幾乎每天晚上都集合在農業組合的辦公室裏，共同討論計劃，分派職務，訂定工作的程序。這些事情都是新的，誰也不懂得，誰也沒有經驗。

在那個永遠難忘的春天裏，有一天，村裏傳遍了一個消息，說在庫爾岡納村組織了拖拉機隊，那兒已經開到了大家從未見過的機器——拖拉機。過了幾天，我們這兒——米哈伊洛夫村——也出現了拖拉機。

村裏人第一回看到拖拉機的那種情景，在我的記憶中永遠不會磨滅。假如我是一個藝術家的話，我一定要把那個場面畫成一幅圖畫。

凡是有熱鬧的地方就必然出現的孩子們，一連好幾天，早就在恰姆雷克河的大拐彎處守候着。這會兒他們各自拉開了高低不同的嗓子，全都喊將起來：「看哪，拖拉機來了，拖拉

機來了……」

馬上各所房子裏跳出了孩子，走出了老人。女人們扔下了正洗着的衣服，丟下了正餵着的牲口朝路口奔去。就是那老忙着的鐵匠也邁着穩重的步子，和他的幫手一同向恰姆雷克河岸那邊走去。

拖拉機喘着大氣，轟隆轟隆價響，拖着沉重的鐵犁，打庫爾岡納那兒駛來，開過恰姆雷克河上的橋。在他後面跟着兩輛坐滿了人的馬車。駕駛拖拉機的是個中年的男人，穿着一件光板的短皮大衣，帶着一頂油光光的便帽。拖拉機慢慢地開到村子中心，後面跟了一大羣人。

我也像村裏所有的年青人一樣，發生一個強烈的願望，要坐在駕駛盤後面駕駛拖拉機。多半是打那一刻兒開頭，我就愛上了拖拉機手這個職業。

就在教堂旁邊的廣場上舉行了一個羣衆大會，區黨委書記致開會辭，接着拖拉機隊長、村蘇維埃主席、集體農莊莊員都先後講了話。忽然不知那一個喊了起來：

「我們要請拖拉機手講幾句話兒。」

大家一齊應和着：「請拖拉機手講話。」

那個穿着光板皮大衣的人跳上了那輛暫充講台的馬車，大聲說：

「同志們，我是普梯洛夫工廠工人派到你們這兒來的，他們打發我來的時候，交給我一個任務，要我誠心誠意幫助蘇維埃農民建立起集體農莊。我到這兒來不單是爲了耕地，同時要教你們的青年人學會一種在我國剛剛開頭的新職業，那就是當一個拖拉機手。最後，我代表普梯洛夫工人告訴你們：我們不久就能出產自己的拖拉機了。城鄉合作萬歲！」

羣衆興高彩烈地響應着，大家異口同聲地一齊喊起：「萬歲！萬歲！……」

「我到這兒來不單是爲了耕地，同時要教你們青年人學會拖拉機手這一個新職業。」普梯洛夫工人的這一句話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腦子裏。

那年秋天，我就成了庫爾岡納拖拉機隊的學員了。

我在地裏最初駕駛的那輛拖拉機是「凱伊斯」牌的。大家給它起了一個恰當的綽號，叫做「煤油爐」。費了好大的勁兒，才能叫它一天耕二公頃半到三公頃的地，而耕地的深度不過十二公分到十四公分。這算什麼機器呀！它勉強強才拖動一雙鐵犁。它既沒有磁電機，又沒有前燈，馬達還常常會打停。

普梯洛夫的工人那天對我們這麼講：我們不久就能出產比較完美的拖拉機，調換那些「福特森」和「凱伊斯」牌等過時的「煤油爐」。這句話可一點兒不假。不久，在庫爾岡納拖拉機隊裏，我們國產的「普梯洛夫工人」牌的拖拉機就出現了。

在那個時候，美國老凱伊斯先生來到了庫班的庫爾岡納村。這位先生就是那凱伊斯公司的經理。他要親眼看一看他的拖拉機在俄羅斯草原上的工作。和他一同來的還有好幾個顧問和翻譯。

我駕駛着「凱伊斯」，因此老凱伊斯表示要跟我談一談。

他裝出一副笑臉，走近了我，教翻譯問我說：

「拖拉機工作得怎麼樣？」

「請你告訴那位先生，兩頭庫班牛比這輛機器強得多了！」我回答道。

拖拉機拖起鐵犁來怪不得勁兒，老是警警扭扭不管用。那天的活就幹得挺不順利。我又是恨又是氣，臉上可並沒露出來。

翻譯那雙眼睛滿含着笑意，說道：

「凱伊斯先生說：拖拉機使的不得法，不能這麼蠻使，機器用得過度了，耕地的深度也太大了。」

這話可惹得我惱了。

「你跟那位先生講，請他等這麼一二十分鐘。」我關了馬達，馬上奔到季杭·奧西品柯工作着的谷地裏去（季杭·奧西品柯現在是米哈伊洛夫農業機器站中優秀工作隊長之一）。

我和奧西品柯馬上駕駛了另一輛拖拉機，開到那位遠渡重洋的貴客面前。那位美國人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們。我把「凱伊斯」上的鐵犁卸下來，裝到奧西品柯那輛機器上，跟原來那輛機器拖的鐵犁連結起來，大大地加重了那輛機器的負擔。我爬上了那輛機器，對奧西品柯喊道：

「坐下來，掌着犁，把犁刀放到二十公分。」

我開足風門，拖拉機動了。這時我有點慌，心跳得利害。一個念頭在心中閃過：「要是拖拉機突然拖不動了怎麼辦？……」可是拖拉機拖動了。這就是我們第一批出品的「普梯洛夫工人」牌的拖拉機。現在講起來，這種機器離完美還遠多呢。雖然如此，可比起美國拖拉機來，還是管用得多，靠得住，難得鬧彗扭。

我跟奧西品柯開着拖拉機，打了個來回。凱伊斯先生臉上那種不自然的笑消失了。這位遠渡重洋的貴客連告別的話也沒說一句，忙坐上汽車，「呸」地一聲關上了車門，就開走了。

幾年以後，庫爾岡納農業機器站接到了一批馬力很大的「CTZ」牌拖拉機，裝有磁電機和前燈，既靈活，又經用。那時候我已經當上了拖拉機隊長了。

三 遊牧生活該結束了

草原上酷熱難熬。沒有一點兒微風，恰姆雷克河上霧氣迷漫。楊柳直僵僵地站在那兒，連細枝兒也一動不動。我們工作隊排開一字長蛇陣，沿着土路前進。路面上蓋着厚厚一層灰色的塵土。長時間的行程叫人够疲乏的，大家全沉默了，聽不到一點兒歌聲，也聽不到一點兒笑聲。

這時，我們離開庫爾岡納村附近的農田，要到新亞歷克賽依夫斯克村去設站。開在頭裏的是德米特里伊·葉雷庚的拖拉機，接着是雷若夫的，西紐欣的，米羅希尼欽柯的拖拉機還拖着一個笨重的車廂，打車廂裏傳出女拖拉機手的聲音。

「今天到不了那個地方了。」

「怎麼會趕到！四十俄里路呢，可不是鬧着玩兒的。」

我爲了活動一下兩腿，跟在車廂後面走着，因此兩個婦人的談話聽得非常清楚。事情可真不妥當。從一個集體農莊的耕地上搬到另一個集體農莊的耕地上，搬一趟得走四十公里路，這可是個很化錢的玩意兒。實際上，工作隊得誤三個工作日。出發以前，大夥兒得收拾收拾，待集合定當，這就去了半天。單單趕路起碼又得化一晝夜半。到了一個新地方，總得巡視一番，安頓定當，又得化上半天工夫。我暗地盤算，每輛拖拉機一晝夜最少可以耕六公頃地，四輛拖拉機一晝夜可以耕二十四公頃，三晝夜就可以耕種七十多公頃地。這麼搬來搬

去，多少燃料白費啦，這真是浪費，真是損失。工作隊在兩個集體農莊之間一來一去，總共得化費多少？我又計算一下，不覺吃驚起來。

無意中我聽到了兩個婦人的談話，不禁喚起了我一連串的念頭。我記得在農業機器站的全體工作人員生產會議上屢次提出過這麼一個問題：要減少徒勞往返的行駛，必須把一個拖拉機隊固定在一個集體農莊裏，至多一個拖拉機隊也只能管兩、三個集體農莊（因為那時集體農莊的範圍還不很大）。這樣一來，就可以提高拖拉機手的責任心，保證工作的質量。集體農莊的管理者對拖拉機工作隊的服務情形也可以多加注意了，工作隊裏也可以有專門人員，負責掌犁，負責運送用水和燃料。而且拖拉機手的生活條件也可以改善了。這一切都是可以辦到的，只要實現一個輕而易舉的措施，那就是把一個拖拉機隊固定在一個或兩三個集體農莊裏。

我發願要在下一次生產會議上重新提出拖拉機隊的遊牧式生活必須終止這個問題。在以前，我決意跟別個拖拉機隊隊長、農業機器站的黨書記、區黨委書記都談一下，先取得他們的支持。我知道只有在共產黨員支持下，我才能得到勝利。事情果然是這樣。那年秋播時節，拖拉機隊已經分別固定在各個集體農莊中了，我的拖拉機隊安頓在紅阿克薩伊集體農莊中。這就是衛國大戰前夜的情形。